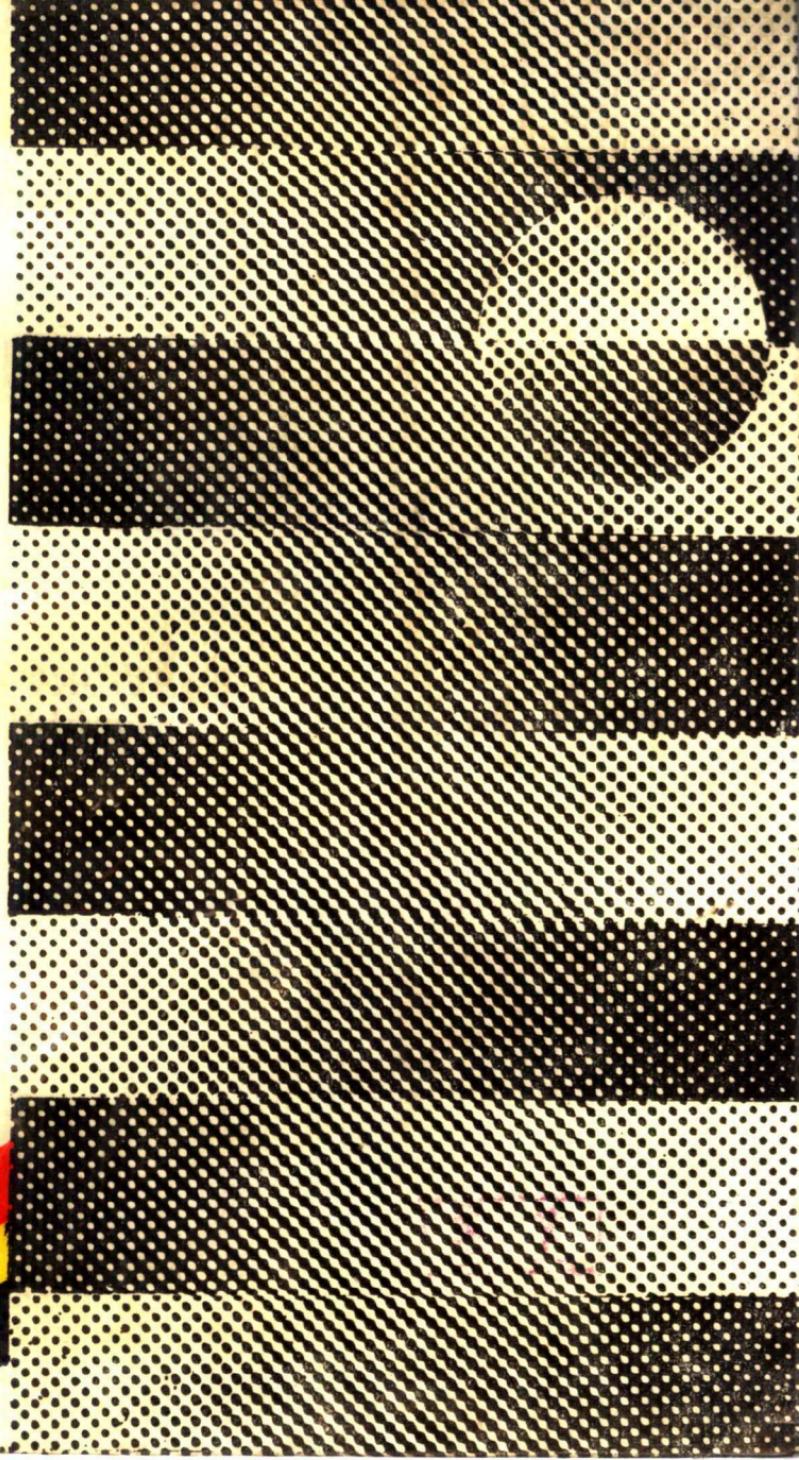


传统写作论选译

文心出版社
周伟选译



传统写作论选译

周伟选译

文心出版社

传统写作论选译

文心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许昌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6印张 320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2000册

ISBN7-80537-259-4

G·253 定价：4.80元

目 录

一、身之所历 目之所见.....	(1)
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19)
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36)
四、勤读书而多为之.....	(57)
五、文场笔苑 有术有门.....	(77)
六、道沿圣以垂文 圣因文而明道.....	(91)
七、修辞立其诚.....	(111)
八、文章首贵识.....	(130)
九、精骛八极 心游万仞.....	(148)
十、着意原资妙选材.....	(164)
十一、凡为文以意为主.....	(181)
十二、气不可以不贯.....	(196)
十三、原始要终 疏条布叶.....	(211)
十四、凤头 猪肚 豹尾.....	(226)
十五、文须错综见意 曲折生姿.....	(241)

十六、叙事须有风韵	(259)
十七、说一人肖一人	(275)
十八、景中生情 情中含景	(296)
十九、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316)
二十、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	(329)
二十一、文以辨洁为能 不以繁缛为巧	(345)
二十二、文词平易 明白如话	(361)
二十三、初发芙蓉 自然可爱	(378)
二十四、语贵含蓄	(398)
二十五、辞达而已矣	(415)
二十六、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431)
二十七、文质彬彬	(443)
二十八、炼字琢句	(457)
二十九、新诗改罢自长吟	(473)
三十、文章切忌随人后	(488)

一、身之所历 目之所见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环声，模山范水，字心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騷》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再《诗》《騷》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迴，而入兴貴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飖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阜壘，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树离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納。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摘自〔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译文：

春夏秋冬四时交替。阴沉的天气让人凄凉伤感，晴朗的时候令人爽心舒坦。随着景物的变化，人的感情也不断变换。冬至以后阳气萌生，蚂蚁（玄驹：蚂蚁）也就开始活动；夏至过后阴气凝聚，螳螂（丹鸟：螳螂）也就捕食蚊虫。就连这么小小的虫子，也还能感觉到节令的变化，可见四季

对万物的影响是何等的明显。至于说到人，聪慧的心灵超过美玉的珍贵，美好的品德强似鲜花的艳丽。既然如此，那么对外界景物的感召，还会有谁能安然不动？因此，新岁之际，春气奋扬，人们的心情就喜悦坦荡；夏季之初，阳气旺盛，人们的情怀就郁闷不畅；时至深秋，景物萧索，人们的思虑就阴沉深广；面对隆冬的漫天飞雪，人们的思绪就庄重深沉。四季之中各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景物也各有独特的形状；感情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文辞随着感情的产生而产生。就连一片落叶有时也能触发感情，一声虫鸣有时也足以引起思虑，更何况在月明风清的良宵，丽日春林的清晨？

因此，《诗经》的作者们，感触于外界景物，产生了无穷的联想，在多不胜数的物象之间流连忘返，在看到听到的范围之内沉思吟味，描绘天气与景物的状貌既然要随着景物的变化而曲折入微。那么，在运用辞采摹写声音时，也要伴随感情的变化而反复推敲。所以，用“灼灼”来形容桃花的鲜艳，用“依依”来写尽杨柳的姿态，用“杲杲”来反映旭日的辉煌壮观，用“瀌瀌”来模拟雨雪的纷飞景象，用“喈喈”类似黄鹂的鸣叫，“嘒嘒”摹仿草虫的低唱。用“皎”字来描摹太阳的光辉，用“噭”字来形容星星的微小，象这些例子虽然只用一个字，却准确地表现了事物的具体特征。用“参差”来形容不齐，用“沃若”来描绘柔润，尽管是用了两个字，却真切地摹写了事物的具体形状。这都是用精炼的文字来概括复杂的景物，又能把景物的情态外貌一无透露地反映出来。即令是以后经过人们千百年来的反复思索，怎

能用别的字来更换替代呢？等到《离骚》这种赋体代替《诗经》而兴起的时候，人们对外界景物的认识能触类旁通地予以引申，景物的外貌情态就难以完全描绘出来，这就得用重叠的文辞来展开状写。因此，象“嵯峨”之类的词语就聚拢一块儿，“葳蕤”这样的词语就连缀使用。后来到司马相如这样的作家们，刻意追求特异的气势，艳丽的声貌，模写起山山水水来，所使用的叠声连绵的词语一定要象游鱼那样一个连接一个，这就正象扬雄所说的那样：诗人用词虽讲求华丽，但语言精炼并且合乎法度，而辞赋家用词虽然也是讲求华丽，但语言繁复堆砌藻饰。

至于象《小雅》的歌咏棠棣之花有黄有白，《离骚》的描绘秋兰绿叶紫茎，都是在运用语言描绘纷呈色采的时候，要注意贵在应时表现。否则，如果青色黄色屡次出现，那就未免繁冗庞杂而不足为贵了。

从晋代以来，文学注重对景物外部形状的刻画描写，因而注意观察景物的情态，研讨草木的形貌。其实呢，吟咏情性的创作，所表达的情志应务求深远，描绘的景物应尽量优美，而要这样做的功夫全在于力求贴切。这样，巧妙的言辞就切合景物的状态，就象在印泥上盖印那样，不加雕饰，却能把景物的细微之处详尽地描述出来。因此，一看到言辞就能想见景物的外貌，一接触文字就能知道时令的变化。可是景物有一定的姿态，而思维却没有固定的格式，就描绘景物来说，表面看去，有的人似不经心却能达到极妙的境界，而有的人虽搜索苦肠却反倒更加粗疏。再加上《诗经》、

《离骚》在描绘景物时所显示出来的深厚功力，都是能捕捉景物的主要特征，所以，即使后来才思敏捷的文笔，也不敢和它们一决高低。究其实质，无论是《诗经》还是《离骚》，没有不是既依照法度又借助技巧，既顺应趋势又追求新奇的。由此可见，只要善于适应景物的主要变化，那么，即使依照已有的法度，也可以不断创新。尽管四季纷繁循环，而进入创作兴致的时候，一定要注重闲静思考，景物虽然那么繁多，而运用语言却要注重简炼，使兴味飘飘悠悠地自然抒发，情志光明磊落且更显新颖。自古以来的辞家墨客，虽处在不同时代却能一脉相承，没有不是错综渗透地互相变化，既因袭又革新地获得成功。外界的景物虽有穷尽，而情志的抒写却无穷无尽的原因，就是作家们懂得把继承和创新融会贯通。至于山林原野，确实是诱发文思的宝库，但用语简略就显得残缺，而措辞详尽又会显得繁冗。这样看来，那么屈原之所以能深切体味国风楚骚所抒写的情志，恐怕也还是凭借江山风物的帮助吧？

总而言之，高山重峦叠嶂，清水回绕奔流，绿树参差错落，白云汇集聚拢。作家的眼睛既然对外界的景物反复观察，内心也必然有所感受而自然流露。春天的艳阳舒缓温暖，秋日的劲风飒飒作响。作家的感情倾注景物，就象是向人馈赠，而创作的兴味油然而生，又象是自己得到报偿。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功力

之歌也。

摘自〔汉〕刘安《淮南子·道应》

译文：

正如当今那些肩扛粗大木头的人们那样，走在前边的高喊“呀呼”，走在后边的也随声应和。这就是在扛举重物的时候，为了互相鼓劲、协调用力而自然地产生了歌谣。

每公私感情，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

摘自〔唐〕元稹《叙诗寄乐天书》

译文：

每当为公因私感情激奋，或出于道义激浊扬清，或因朋友切磋受到教益，或由古今成败顿有所悟，或感到岁月流逝、光景暗淡而引起内心忧伤，或面对山川胜势、风云景色而产生豪情胜慨，或以观赏鲜花对坐畅饮来遣兴，或在欢乐之后悲哀之余来反思，或身处顺利、困厄、退缩、进展的境地，或经历悲哀、欢乐、团聚、离散的遭遇，一直到因病魔的纠缠使健康受损，以感伤的心情来惋惜以往，如此等等，凡是遇到非同一般的情况，经历异乎寻常的遭遇，就必然要想赋诗抒怀。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己亥之岁，侍行逆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摘自〔宋〕苏轼《江行唱和集序》

译文：

昔日作文章的人，并不是能作的就算是工巧，而是不得不作的才算是工巧。山川有云遮雾障，草木有花朵果实，全是因为它们自身充满了蓬勃浓郁的生机就必然地要表现于外，即令是它们自身想要没有云雾或花果，那可能吗？我自己也常听到家父谈论作文的道理，认识到古时的圣人都是有所感触以至不能自己才作起文章来的，所以，我和弟弟苏辙的作文虽然很多，却不曾敢有作那些无所感触勉强挤出来的文章的意愿。

己亥之年，我们陪同家父去到楚地，坐在船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对弈饮酒，但不是用以寻求闺门之欢。我们沿途观赏高山大川的秀美景色，体味民俗风情的淳朴古拙，游览贤人君子的遗迹胜地。总之，举凡耳目所接触到的，都在内心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感触，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倾吐出来

写成诗文。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轴，尤所愛，锦囊玉轴，常以自隨。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以斗，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摘自〔宋〕苏 訾《书戴嵩画牛》

译文：

蜀中有位杜处士，很爱好书画，他所珍藏的书画数以百计，对其中名家戴嵩所画的一幅牛图，尤其喜爱，特意装裱玉石的画轴，放在锦绣的囊中，还经常把它带在身边。一天晾晒书画的时候，有个牧童看到了这幅牛画，就拍手大笑说：“这一幅画的是斗牛，而牛在格斗时力量集中表现在角上，尾巴紧紧地搐进两条大腿之间，可眼前这一幅却画成摇尾格斗，实在是太谬误了！”处士听了微笑点头。古话说得好，耕种的事项应当询问务农的雇工，纺织的事项应当询问纺织的婢女，这确是不可更改的常理。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

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库府库、城池范围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摘自〔宋〕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译文：

我（苏辙）生长已经十九年了。在家时所往来交游的，只不过是故里乡间的邻人，视野所及也只不过在数百里之间，那里没有高峻的峰峦和广袤的原野，可供我攀登观赏开阔胸襟；百家的书籍，虽然无所不读，但那毕竟是古人的陈年往事，还不足以激励我的志气。我恐怕长此以往就会随世浮沉、湮没无闻，所以就毅然决然地舍弃这些，去寻求天下的奇景壮观，以便见识天地间的广阔浩大。我经过秦汉的故都长安、洛阳，纵情观赏终南山、嵩山、华山的高耸，向北又看到黄河的奔流，使我深为感慨地想见到古时的英雄豪杰。到了京都，仰观天子宫阙的壮阔，以及仓库府库、城池范围的富庶浩大，而后这才知道了天下的广大壮丽。拜见了翰林欧阳修公，听他的议论是那样的博大雄辨，看他的容貌是那样的俊秀魁伟，和他的弟子们贤士大夫交游，而后我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高手原来都聚集在这里啊。

我初学诗日，但知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瀨。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
才倚门，温李真自邻。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
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摘自〔宋〕陆游《示子遹》

译文：

我当初向江西派学习诗作的时候，只知道要工于辞采藻
绘，中年经历了军旅生活才开始稍有省悟，渐渐地好象是窥
见了作诗的宏端大旨。可有时还是写出一些瘦硬奇险的诗
来，就象嶙峋的山石滚落在湍急的河流里一般。我常常敬重
李白、杜甫，深感他们的精湛造诣，就象是数仞高墙，重重
厅堂，可又常恨自己和别人不能登堂入室，心领神会。因而，
即令是元稹和白居易，也只是刚刚到达李杜的门楣，至于
温庭筠和李商隐，那就更为逊色了。我虽然也期望着，正
该使自己笔力扛鼎，可还是没有达到高超的境界。本来嘛，
诗是庄重的六经之一，难道能用得上侥倖取巧？子遹啊，你如
果想学习写诗的话，应该懂得学习的工夫却是在诗歌之外。

东坡称陶靖节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识此语之妙也。”仆居中陶，稼穡是
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余徐步，清风腊腊，禾黍竞秀，
濯尘埃而泛新绿，乃悟渊明之句善体物也。

摘自〔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

译文：

苏东坡称赞陶渊明的诗说：“‘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若不是古代躬耕隐居的人，就不能体味到这诗句的精妙。”确实如此，我就颇有同感。当年我在中陶乡居的时候，春种秋收，尽力耕作。秋夏之交，稍有旱象时普降喜雨。雨后我漫步田野，清风腊腊心旷神怡，但见禾黍竞秀，尘埃洗涤一新，满眼泛出新绿，这才领悟到渊明的诗句是善于体察事物的结晶啊。

予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年，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吾气，然而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泝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浦，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曼绰约，春妆如浓，秋怖如洗，故其文妍媚而蔚纤，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呜，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交集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慄；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

鲁之都，观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傍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雅文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

摘自〔宋〕马存《赠盖邦式序》

译文：

司马迁生平喜爱游历，当他处于风华少年自有抱负的岁月，游历的足迹从没有一天停歇过，他这样并不是只为景物的引诱驱使而奔波辛劳，而是要通过游遍天下的奇景壮观来开阔胸襟，激发志气，然后好倾吐出来著书作文。因此，现在从他的书籍中进行考察，就能发现他生平游历的所得，都在书中有具体的表现。比如他游历南方，泛历长淮，溯游大江，看到狂澜惊波，在阴风怒号之中，往返奔腾纵横撞击，所以他的文章也气势奔放，浩渺弥漫。他眺望云梦洞庭的浩瀚，彭蠡的深邃，简直水天相连，混然一体，沟通千山万壑无边无际，因而他的文章就含蓄丰厚，旨义深广。他看到九嶷绵延逶迤，巫山层峦叠嶂，以及那阳台的朝云，苍梧的暮烟，姿态万千，变幻不定，美丽绰约，如浓抹的春妆，似淡雅的秋饰。所以，他的文章就妍丽明媚而又缜密曲折。他还泛沅水、渡湘江，凭吊屈原的英魂，追悼湘妃的遗恨，凝视那竹上犹存的斑斑泪滴，却不知他们葬于鱼腹的灵骨是否还安然存在。因此，他的文章就感情悲愤，忧伤激越。再如他游历北方，经过大梁的废墟，观看当年楚汉相争的战场，想见到项羽的无声哭泣，刘邦的厉声谩骂，真如看到楚汉双方龙跳虎跃，千军万马，大弓长戟，交锋混战，呼声震天的壮烈